張氏拙軒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張氏拙軒集卷五

宋 張侃 撰

賦

借軒賦

僕身之大容比兮塵姿議之端潤卻萬邪而不御兮東

心本而我乎宇宙為府合樽是非於一叉聲名如

稽常兮提養生之四即蓋嘗商榷奇譎特其游戲不根

帝旅庭晦而陋賤隸之謫庭餐明月揖清風踐羊豕之

隧而入幽人之宫爰鸝感諭在亡有中笑芸芸之各役
杳不知其所終藏須彌於一粒絢瑞彩於青穹引之則
俯用之則仰譬呼吸於寸景易有同於反掌繹折楊於
皇荂猶及見乎古唱吾不知一身之適而强名曰借豈
非俟萬物陶冶耶腐臭為神奇耶靈府清冷耶笑傲塵
表而不視耶計楮中之分絫耶蛾綠粉白之麗耶不然
其借也非南非北非東非西胡然而安亦胡然而歸耶
吾曾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莫不有機械必有機事有機

事必有機心機心所存而咎膠舟於坳堂之水不深是
借又委之無可奈何子陵之釣志和之蓑甫里之耕商
山之歌當其未得孰不哂夫退縮及其欣於所遇而視
之已多吁青黃豈木之病圭璋豈玉之福蝎豈在闘皃
豈在續惟人心因是而摋局之耳若乃日月左右天之
明兮河瀆小大地之經兮花木妖麗春之榮兮雪霜嚴
肅冬之刑兮至於腐草化螢光何燭兮污水為蚋飛何
速兮蜂呪螺蠃本何親兮雀投而蛤果何分兮橐籥紛

冗互變易兮肖形班象終不一兮孰測其狀孰標其名
氣類秀育區別以生既不諳其所來又託之於秋聲嗟
夫架木為楹跡土為池醴泉千斛摘茶一旗入則繩樞
出則扶藜竹有晚節梅有清姿水能容量山能呈儀自
得膜外之樂不染世間之繫佩玉鎗鎗印綬纍纍孰若
一飽以佚代危刑賞之用鞭朴之施孰若袖手以隨四
時然則吾之借非朝得而暮失初順而後抑者也借文
以傳其意借詩以騁其神既沃潤乎肺腑而不勞乎斧

斤與鳴則鳴與寂則寂縱其百來付之一息方將如禦
寇之行風莊生之夢蝶一戕天公百拜僣蹤試杅借
之義而為子作一奇特事

石首魚賦

江南有魚冠冕鯉魴豐上銳下金玉其相魚之初來隨
波低昂尊自東海游乎長江什什伍伍前不可當或抑
其勢摧𩫖敗檣小立待定拾塊盈箱凡物之生其生不
窮因是而見天地全功且夫魚水類也秋化為雀冬化

為鼍又不止於一生二或云魚首有石厥狀碁子為鼍之首石亦相似既不同胞又不同體雀入水而成蛤蜂祝蟲而類已信物理之循環吾有感而賦此

春風賦

余尚友古哲兮何者為是何者為非非不可以反兮嚳一已以莫追刓精神而役四體兮如橘中之蠹寧澹泊山林之表兮聲華掩匿而未露天地同爐兮日月同車河瀆同源兮性命同根伊萬象班形兮又同是昕昏春

縈而秋颯兮吾又聽化工之所即豈羣囂之踽涼兮吾
獨示之以默造化無私兮萃者千百物之不齊兮賦有
厚薄雲噓而成氣兮雨結而成雹融神於不可測度兮
窅然無鄰歲會而月孟阪兮萌者折而勾者伸靜觀品
類兮自形自色墮我其間兮欣然自得彼風馬牛不相
及兮制命有職揖飛鶴以來前兮將游仙而自適豈曰
予而未歷

石竹花賦

伊夏之始繁陰在圃風清日澹支節緩步有花瑣細山陀依附愛翫再四精神姱嫮不逐羣芳低昂取妒如高人逸士所守有素不然名章俊論摹擬窮狀而此獨不預蓋嘗觀涪翁水仙之辭廣平梅花之賦竟垂千載之名其肯與草莽而同腐薔薇荆棘而滿林巴且擁腫而礙路彼自生而自悴又無從而告訴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其果無知隨世而住豈所賦之不齊反在人之取予又嘗即是而觀陶朱汎舟嚴光持釣傲睨一世潛易其

號名不虛得亦各有兆苟有遇焉庶極其妙吾當探機緘而叩此花之速肖彼天隨生默寓譏誚比方居下不足以詔噫花之遇有時而吾因是而反照

夏喜雨賦

張子病暑無以滌炎酷做六一翁賦之今得一雨嫩涼入骨向者日之虐今為雨之賜其賦曰張子丙午之晝有雨徐來清我神舍其聲大而豪其勢上而下以為絲又無機以為箭又無靶初焉而袞袞少焉而洒洒既空

籟之裔耶抑獵蕙之系耶楚臺揚腐之餘綴谿谷土囊之奇異耶小之蕭蕭拂拂之態大之切切激激之類尚與汝忘情乎冐襟之外耶於是延以佳賔酌以醲醇徵天際之故人誰能滌我之世塵賔復飲我形骸爾汝忽乎月皎星稀之不知又焉知黒蝂之墐户商羊之起舞

歸賦

此邦不可以游兮吾將安歸道巻藏兮曰時之宜樂天知命吾何憂也飲水曲肱又何尤也彼其之子好是謀

也三月無君不如丘也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隱几而卧是有俟也王庶幾改之言之輔也遲遲其行非濡滯也三宿出晝豈舍之去也君不吾留浩然有歸志也歸乎歸乎踽踽涼涼巧言令色也懷寶迷邦國之賊也我心傷悲兮日月于邁兮覬王之改兮萬民永頼兮一變而魯再變而道嗟乎不仁蒼蒼穹昊

上齊倉論白馬湖土劄子

某竊詳白馬湖係上虞餘姚兩縣溉田植利湖之南邊

年椿管脩築海塘坍損去處顧亦可行既是脩塘久例可照若從此請租入反添無補事功徒為民害止因頑民冐法相其浮土揷以栁枝少俟沃茂暎帶左右因而成田更相倣傚利歸於已稅不輸官交論互陳至今未已向使湖可成田不當既成而復廢儲米脩塘不當既廢而方舉朝省晝降使臺榜示憲司公據皆所以立國家根本之道為民間經久之計也貳卿陳公謂府帥夕郎傅公曰曩歲越境大旱嵊縣諸暨赤地數百里獨上

虞大熟餘姚次之又以其餘及旁邑觀此則白馬戛蓋兩湖瀦水驗矣前人創置斗門規模甚遠斗門兩邊岸石尚固精加脩治閘板啟閉水勢瀰漫日漸月漬自難耕墾或遇旱沴只依古規兩縣人戶先後灌溉其閘門扃鎖乞照本縣西溪湖例仍嚴立罪賞俾頑民知所畏避不敢再犯庶幾湖不成田人無爭勢兩縣蒙惠豈淺淺哉某貿丞數月推究弊端輒陳一得之愚仰玷高明之聽倘辱採擇見之施行不勝幸甚伏候台旨先是餘姚縣人

戶狀乞上件湖
土充海隄倉

上譙大卿令憲書

某竊聞之古之學者必求鄉先生以礱其質而就加良友焉嗚呼此道之不傳久矣獨韓退之以身任其事遂作師說且引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栁子厚一見其說詆詈謾罵直曰韓子好為人師是雖揉於時尚狥於流末凉凉踽踽之輩行行孑孑之人百伍為羣同工異曲翕翕成風故退之之言不得伸而

子厚未免逐臭矣雖歲晚只此數十篇以發洩平日憤憤之氣卒於無所成就故師不可不審而學不可不謹也然則子厚縱華其文高其標痛自刮磨洗刷之終不可以救藥子厚固不足數而師友淵源之論持守根株視為暖姝如劉長卿所謂文章與時高下僅有口耳之習而不知左右之自得例以為常譚不肯為吾儒事業一伸其眉者則相與挽回於唐虞三代之上都俞唯諾作成雅頌以和其陰陽而潛回其氣光其日月而大明

閭者皆所以持擇而為士君子之歸者有間矣其賦予
甚啬而造物之所畀者又甚慳每竊謂退之子厚出處
與夫古者必求其師端則正否則邪如斯之從況耳之
友餘一旦濡濕相沫為生育計及志營道行不惟不如
師友素定之見猶且睢盱眦睚矛盾之相捔相攻肩袂
之相攘相奮而若是然也嗚呼此其之所以三嘆世道
之不古師友之不正而有以成後日之弊嘗以是說質
諸當世君子往往許之其不敢必其說復有俟於英明

卓犖之人耳某甲戌夏始獲一拜道德之光漱芳潤而
醒枯株挹薰沐而温寒谷不間晩後且俾以鑿度龍圖
師春三書使知天地捭闔之機筮卜協從之本雖未能
敬承下風北面師之覬其所得與昔何啻徑庭方欲繼
請而閣下司刑江東一道正民生不聊賴時含餔而飼
之辨藥而安之推惻隱之仁而納諸春風和氣千里安
堵聖天子思舊人而若理不止江東一道將見天下皆
蒙其福閤下退然以功名為浮雲以富貴如嗜炭瑩然

心腑畧不少動又豈非學力天機到而足以為人師耶

今一邱一壑足以逍遥物我喜悦情性闖尼父之菁華

尚友千載以竟其事其縱不能亦猶坎井之蛙蒿艾之

鷃自下而上尚有望閤下出一手之力而置之清泠之

淵庶幾他日得遵退之求師之說而無為子厚附麗不

端則其之幸也多矣其不自知僭謹繕寫古律五十篇

雜文十五篇分二冊敬置氷几敢乞熏仁少賜眄睞非

敢自齒文士之列萬一可以收拭庶克翹肖耳其嘗怪

晁補之作離騷新序謂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其後離騷止乎禮義故太史談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晁又云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其後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謡問對銘賛操引苟類出於楚人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某今所獻雖不敢倣此然作文大要皆自流徂源其龜蒙之叢書曰休之文藪要亦得是意耳進見之再又畢是語以幸閤下之裁擇

代大兄謝樓監丞為先君作行實書

其伏奉台翰仰佩勤劬之意何以克當日者不自揆輙以先公平昔行事求名筆而顯揚之退惟人子之道盡制三年復齒人列此心猶不遑安於心者無踰此耳昔蘇內翰求之張文定晁太史求之黃涪翁以蘇之聲名晁之文華自為家傳可也然且求當世英偉人謂不如是則名不彰名不彰則傳不遠傳不遠則殆非孝子慈孫之心也必請於人請不獲必再請再請不獲必百請

千請而後已今一請而得之拜起莊誦涕泣交集載念先公訏謨兩社出董戎師始者惟主於和以靖家國初非持兩可之言或者不之察極力毀詆獨丞相錢公侍郎徐公為之辯白已賴天子仁聖灼見初心不加之罪使歸老田里盡其餘生而先公每以手加額謂無以報天子今其已矣而言猶在也向也錢公徐公雪其事今也寺丞狀其事存歿被賜則某所謂謝又非止蘇晁之於張黄也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序

邦城張侃取所謂詩文名曰初藁懼學力之未充而顧有進焉非曰能也它時閲是藁惕然而愧則知所以勉否則學止如斯而已雖有愧將何容焉勉諸

拂石摘藁序

長樂陳公諱槐卿字懷叔父子世科高祖潛德隱居其鄉之西江名動一時懷叔少孤游江浙以昌其學越乃父居官之地且與文清曾公孫有交籍深契因登貳卿

之門待制陸公文清之高弟閣學陳公都官之聞孫一見如平生歡觀此可以知其為人矣待制送公詩曰極知穩步烟霄路却要徵知郡縣勞其待遇之厚如此及誦公次待制詩曰浩歎但傷前輩少此懷難與俗人論其受知之密如此公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故著述甚夥晩歲賦詩有誰能作文冡反䰟為瘞埋之句蓋憫其徵勞而歸之於煨燼亦自解也族從震孫過庭之暇口占授辭及得於殘編斷簡中彙而成集使其盡存雖百卷

可也予慕公清名甚久歿後二十年震孫以家集序為請某不敢以淺陋辭公曾任上臯酒官晚以拂石老人自號寔取尸侍李公詞中語信知淵源端有自也

寄庵囁嚅集序

某叔父盱江使君始卜居徳清與建炎丞相忠靖孫宅相隣今工部郎朱公也某聞公起居出處甚詳後二十五年拜公於鄉社儀止温乎其有容議論粹然其有徳退而竊伏其聲光又八年公始謝世里巷之人相與悽

惋且曰公老成人也今不復有矣其無似獲與公第二子嚴陵推官彧游因得公家集則知文獻相傳其源遠矣淳熙中叔父官儀真公送以詩千金常恨鄰難買一笑那知蓋已傾及歿又哭以詩墻東涼月頻留夜渡口垂楊幾惜春公於人厚矣其學術鄙陋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鉅業蓋嘗展公之詩目視口誦如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戰悼悸慄莫能得其髣髴然後知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世世人得

公詩者優而柔之使自得之讀至題忠靖祠堂數篇則
公家世輝赫忠肝義膽誠中興第一人物公諱旨字子
同其曰寄庵囁嚅集者親自標識殆絶筆也年月日里
姎具位邪城張萁謹序

潘聖功詩集序

龍臺潘蒙正聖功詩四十首聖功予之友也其酬倡送
别之詩在焉予懼其名之泯録而傳之所以重交情也
若夫句律深穩語言雄妙則在人之取予予不得而私

也聖功龍臺先生猶子生於乾道己丑殁於嘉定己卯殁後五十二日始為序時十月晦友生邢城張某誌

跋睡賦

朱公戲成睡賦用類水白戰故事雖然黑甜之餘一枕清風當不減羲皇上人其視吳子華賦悶又高一著耳

跋韶石圖

曲江石備八音六律陳君睉繪成圖且作短歌行貽好事者按圖經云舜嘗到是邦奏韶樂於石後人因以名

石復以名州夫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至齊聞樂三月不知肉味宜乎在千百世而下聞者猶為之興起也

跋李伯時馬

新定趙養源家天馬圖族人德元家抱月烏圖龍眠居士墨戲也予近以萬錢得横軸兩家所有悉囿於此雖然讀坡谷長篇短韻則龍眠滿天下之名不在此畫之傳與不傳也

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啟

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苛禮過為
謹細陳無已任徐州校官日出境送東坡知杭州詩云
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謗無已處之如平
時略無詘色而聲名行乎天下此豈睎得失而為變動
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
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一有於先顛為兩塗之後悔此
尤見無已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事耶舊見人說
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樂為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

無已者耶

跋張景冶鎔齊齋記槀

宣城張景冶開禧初元假館于家袖五七字相訪藏巾笥一紀半矣景冶墓櫝已拱而詩名就晦温公有言世俗不能識真貴於難得而賤於飽聞不若藏於家有同志者就而寫之雖欲勿傳安得勿傳予當訪其子孫授以元本使呈其父之同志名雖晦於一時而傳之遠也宜矣因書於后

跋王坦道江淮録

予家邦城淮邦素所稔聞朅來清谿有畫生携胡二卿江行萬里圖求跋見其江山歷歷景態萬狀已起余笭箵興今日朱之茂以王坦道江淮録見示披閱數四深愧前盟之未踐也然吾家西塞近在一雞飛他日一蓑一笠往來於烟波間亦未晚此又大似逋逃者之寛限也

戊寅四月四日

跋小事録

禮內史曰小事簡牘而已茲編珩璜也因以小事名焉雖然終日靜坐取古人已行之事議其可否而榮辱得失繫焉出處語默存焉即其已行而驗之於今其可依據十得五六誠有補於世教也深矣

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異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峯激流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詞章翰墨日益超

妙觀此三帖蓋可知矣淳熈五年十月十三日

跋揀詞

予監金臺之次年榷酒之暇取向所録前人詞別寫一通及數年來議論之涉於詞者附焉傳不云乎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若夫泥紙上之空言極舞裙之逸樂非惟違道適以伐性予則不敢後用鎮邱紹聖四年五月少府監鑄時未有牌故兼河堰云九月九日邦城張某誌

陸務觀自製近體樂府叙云倚聲起於唐之季世後見周文忠題譚該樂府云世謂樂府起於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齊牧犢雉朝飛衛女思歸引為樂府之始以予攷之乃賡載歌薰兮解慍在虞舜時此體固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二公之言盡矣然樂府之壞始於玉臺雜體而後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極而變為倚聲則李太白温飛卿白樂天所作清平樂菩薩蠻

長相思我朝之士晁補之取漁家傲御街行豆葉黃作五七字句東萊呂伯恭編入文鑑為後人矜式又見學舍老儒云詩三百五篇可諧律呂李唐送舉人歌鹿鳴則近體可除也

又高山流水鍾子期所作箜篌引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今流水有公無渡河聲公無渡河因渡河溺水援箜篌而歌之士友郭沔相與笑後人穿鑿云

又崇寧中大樂闕徵調議者請補之丁仙現曰音久亡

非樂工所能為不可以妄意增蔡魯公使次樂工為之末音寄殺他調召衆工按試尚書省庭仙現曰曲甚好只是落韻郭沔云詞中仄字上去二聲可用平聲惟入聲不可用上三聲用之則不協律近體如好事近醉落魄只許押入聲韻

又前輩論王羲之作脩禊叙不合用絲竹管絃黄太史謂秦少游踏莎行末句杜鵑聲裏斜陽暮不合用斜陽又用暮此固點檢曲盡孟氏亦有雞豚狗彘之語既云

豚又云彘未免一物兩用
又桂有兩種陳去非參政清平樂詞云楚人未識孤妍
離騷遺恨千年葢楚人知有椒桂耳
又蘇文忠赤壁賦不盡語裁成大江東去詞過處云人
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赤壁有五處嘉魚漢川漢陽江夏
黃州周瑜以火敗操在烏林後漢書水經載已詳悉陸
三山入蜀記載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為
公瑾之赤壁又黃人謂赤壁曰赤鼻後人取詞中酹江

月三字名之葉石林睡起流鶯語詞平日得意作也名
振一時雖游女亦知愛重師頼日其侶乞詞石林書此
詞贈之後人亦取金縷二字名詞雖然豪逸而迫近人
情纖麗而搖動閨思二公之名俱不朽識者盍深攷焉
又古樂府有三息詩杜工部用於詩辛待制用於詞各
臻其妙待制名弃疾
又辛待制水調首句用鮑明遠四坐且勿語今世詞是
有腔古樂府

又晁次膺裁林君復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作水龍吟中叚三句云踈影橫斜暗香浮動月明清淺

又秦淮海詞古今絕唱如八六子前數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淒淒剗盡還生讀之愈有味又李漢老洞仙歌云一團嬌軟是將春揉做撩亂隨風到何處此有腔調散語非工於詞者不能到毛友達可詩草色如愁袞袞來用秦語

又韋壽隆有能詩聲族子能謙調四安税因部使者市
炭不順其意至索印紙郎書詞於印紙云風清日晩溪
橋路緑暗揺殘雨閒亭小立望溪山畫出明湖深秀水
雲間漫郎踈懶非真吏欲去無深計功名英雋滿淩烟
省事應須速上五湖船雖列薦於朝僅分司數月耳
又沈端節字約之元夕探春令詞云舊家元夜追隨風
月連宵歡宴被那懣引得滴流流地一似蛾兒轉而今
老大心情懶燈幾曾忺看算静中惟有窗間梅影合是

幽人伴日至感皇恩詞和氣靄微霄黃雲飄轉東閣觀
梅負詩眼滿斟綠酒唱箇曲兒親勸願從今日去長相
見寶幄歡濃玉爐香軟彼此宜冬鎮長健繡床兒畔漸
漸日遲風暖告他事事底饒一線用俗語而婉麗周文
忠公乾道丁亥游山經從蕪湖時約之為宰以詩編謁
文忠文忠謝以詩令君到處即文場未怕簿書期會忙
神術有時朝賜履賡歌無路賛垂裳彭州篇什元飛動
工部交游更老蒼自古詩人貴磨琢試看淇澳詠文章

文忠期待可謂厚矣

又徐幹臣侍兒既去作轉調二郎神悉用平日侍兒所道底言語史志道與幹臣善一見此詞蹤跡其所在而歸之使魯直知此與之同時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之句無從而發也

又香奩集唐韓偓用此名所編詩南唐馮延巳亦用此名所製詞又名陽春偓之詩淫靡類詞家語前輩或取其句或剪其字雜於詞中歐陽文忠嘗轉其語而用之

意尤新
又康伯可曲游春詞頭句云臉薄難藏泪恨柳風不與
吹斷行色惜別之意已盡辛幼安摸魚兒詞頭句云更
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之意亦盡二公才
調絕人不被腔律拘縛至但掩袖轉面啼紅無言應得
與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其惜
別惜春之意愈無窮須見范元卿杜詩說載上韋左丞
一詩假如大宅第自廳而堂自堂而房悉依次序纔無

次序便不成文章前二詞不止如范所云而末後餘意
愈出愈有不可以小伎而忽馬韓子蒼茶筅子絕句籰
籰干霄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真龍種尤
解橫身戰雪濤此從竹之初生及作筅子以至點瀹四
句中包括得盡此其所以高妙
又辛幼安祝英臺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又不解
和愁歸去王君玉祝英臺云可堪婀娜羞花下牀都懶
便瘦也教春知道前一詞欲春帶愁去後一詞欲春知

道瘦近世春晚詞少有比者杜少陵獨步尋花第二首云稠花亂蘂褁江濵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實怕春三字可見春累次歸使人愁使人瘦欲留連不得坡翁云花應不上老人頭意思尤長

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讀此詩俱不曉蘇文忠公云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攷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托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孫仲益為錫山費茂和說蘇文忠公水龍吟曲盡詠笛之妙其詞曰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笛之地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綠肌匀繞笛之材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負秋多少笛

之怨也開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緑珠嬌小笛之人也綺

窻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

流羽一聲雲杪笛之聲也為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

天曉笛之功也予恐仲益用蘇文忠讀錦瑟詩以釋水

龍吟耳劉貢父云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名許彦周云

令狐楚侍兒能弾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景也

兒女愛雖劬良計以四皓對四皓出漢祚安又豈權宜而止耶噫豈容輕議之哉所守者定宜其所施之不易也不然漢其殆矣四皓名其穹乎負乎

硯說

歲在壬申山陰石身之以端石方斗研見贈肌理細膩圭角端好歲在甲戌雲間朱唐卿以歙石月眉硯見贈舊坑中物刷絲如髮整而不雜自吾生得研雖盡此猶可作傳傳後失於壬申己卯之歲昔唐子西作家藏研

銘且謂研鈍物也靜物也可以久今併其鈍者靜者而
失之吁天下事寧有既耶回視吾學日就荒堙雖無此
研可也而吾平日獨游清閒寂寞之濱所謂生涯研真
耐久交豈天怒吾蠹書之夥而故為是策耶俱不可得
而知也余失小刷絲研五日作文記之又十八日復見
嗟乎心之所好思而得之失之不久復歸吾室是研豈
終吾耐久交耶雖然吾從今日與研結誓以吾之才不
足上玉堂以吾之用不足濟世務研毋戀戀研苟從吾

於蕭踈竹下冷淡梅邊一杯竟醉放筆成詩以寄形天壤間研從吾斯説予研曰諾時己卯二月二十五日

硯銘

爰來天庭爰旅玉堂愧我才拙孰文孰章畫清日永花木之房或箋爾雅或擬漆莊不然寫六幅之圖而堂上之生風霜

睡寒山拾得贊

人居火宅無不有你亦投身携掃帚一朝放下困騰騰

明月寒潭只依舊

僧能畫布袋贊

弄盡精神眞揑怪橫拖拄杖街頭賣忽然兩步走歸來

四大不收圖睡快

蘇李松石圖贊

東坡先生錦繡心胷戲作怪石一時告功當其落筆雨

霈風從齊安赤壁惠州鶴峯十年飽覽孰可攖鋒温潤

枯淡變態不同一卷之石作倚盤松龍眠居士孰羈其

亡何良人死媪日求於市得十數錢以餬口既老就二女以養歲往月來頗厭之問長女不應問次女又不應於是撫膺曰吾老矣何以生為迺粥巨燭夜半即所居茅屋爇以火且膜拜曰即死死則吾事竟矣隔岸人見火光竟天蹤跡至媪室燭存寸許尚膜拜因劫其所以然媪對云云明復如是又燃中指肉辭骨立信宿與他指無異媪曰吾將火其身報謝天地雖奄奄為九泉下人猶勝居人間世鄰有竊知其言者斂金益薪擇日而

火焉女聞媪死若塗人而無戚戚之色嗚呼以貧而失其指又失其身豈得已耶是必中心有大不堪而至是耶昔韓退之聞刲股救母欲聲朝而置諸罪使聞媪所為將以何罪置之耶嗚呼此退之深得古人之用心也使人人刲股以盡孝則古者為孝之道泯矣况又不如刲股者耶女不能以養媪不可也媪不能以固貧有虧受諸父母之道又不可也然則罪其女乎罪其媪乎其必有以處之矣時嘉定辛巳暮春因書以為戒

秀野記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畆園花竹秀而野蘇内相題司馬迂叟園詩也迂叟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照映一世學者宗仰令吾家小園架屋三間與迂叟園相類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庶幾儀則其萬一焉

乾元寺詩壁記

乾元寺在邑之前溪北岸嘉祐中受業僧妙圓刻大士像奉事彌謹遇雨暘禱輒有驗又日與仙人游即所居

名曰似賢堂雜端劉公述作三大字揭焉中更兵燹扁
額不存曾孫岑再書而刻之額兩邊細書初此地齊茂
林修行實紹興十祀夏六月壬子也去雜端書額時甲
子一周予寓居邑西聞寺有似賢堂尋訪舊址則已為
他僧寢室矣每拊扁額嘆繼者之難其人嘉定癸未予
自常之金臺解組歸舍寺僧師壽了隱來曰明公前日
所拊扁額未足以見妙圓為何等僧今得詩碑四陷於
懺堂東廡壁間願求數語記歲月予曰太守錢公通守

宋公邑令王公雖未詳出處誦其詩則知贈妙圓也雜端劉公直道清節照映一世有孫同鄒道鄉子姪肄習此堂今廢不存文人思士為之扼腕昔孫何未第游徐州觀音院其後陳無已記淨佛殿且曰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非孫公曽游無已未必有此語予於是亦云師壽了隱收拾舊碑以幸好事者之觀覽錢公詩題作西院竹軒即似賢堂爾堂後舊有竹詩中又有所謂頗聞靈泉象鈌月當是游石壁山因併及之嘉定十七年三

三山陳姓最著有諱元禮者隱德未耀當時名勝低簮
紱友焉澤之是為族從孫能力學不墜家聲踰弱冠之
三歲負笈游西浙以昌厥學涉八年始預漕薦於是思
榮親之計則曰始之出游也蓋不得已時大母春秋髙
父母雖能盡子職供婦道震孫為子為孫其可一日居
於外歸舍未幾歳在乙亥天子有事於明堂澤之大母
年百歳格當為命婦帥臣未鄉蔡公上其事詔從之鸞
誥金軸自天而下鄉閭榮耀以為希濶之遇澤之猶未

滿擇婦奉兩世之親雖菽水之懽踰於鼎養父母每諭
之曰吾家素清貧於子職婦道罔敢有闕汝既有分寸
功名宜自力於學萬一入手庶為父母之榮澤之濡滯
其行久而再遊於浙今三年矣忽謂某曰父母今七十
有五即所居扁曰娛老蓋欲齊大母之壽其後帥臣如
蔡公者舉已成之典則寵光再至吾家震孫亦不敢廢
舊學以幸造物者之興憐也某曰澤之可謂善為人子
人孫而父母可謂善為人父母也澤之有子五歲能誦

矩者皆合於理其有功於世也大矣山甫長余一歲自今宜掃除舊染洗滌心官如竹之有收拾以佚其主是又余之所深望也嘉定癸未十一月望邦城張某記

九里廟記

予官金臺近一年居民市楮鏹詣九里廟膜拜因問之民曰九里廟神二人初兄結屋百間弟濬井百口屋井甫就互指其數兄數井祭日而缺其一弟居在前兄居在後其所缺之井今在前殿座下又曰廟有嗚呼吳延

陵季子之廟墓十字碑又曰井散在九里間舊名𦣅井
昔有人携妻謁神妻墜粧飾於井夫祼而入出則兩股
爛熟井間有沸者其靈異如此某等歲一詣焉予嘆曰
神怪茫渺聖人罕言傳稱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
稱焉季札棄其室而耕卒以命授弟餘祭故當時嘉札
之義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今曰數井不全其數而位
居於兄前其説妄矣昔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當
時視其國如敝屣豈歿而祀於所封之地以區區禍福

驚動愚民其說又妄矣史稱孔子未嘗游江南延陵十
字碑或云非孔子筆今常潤所祠之地俱植焉世既遠
予亦不得而考東坡云所聞湯泉七皆棄於窮山之中
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今縻井即湯泉也
既不能澡雪人之精神而乃麋爛人之皮肉恐非季子
本心韓退之羅池碑云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
以食其土恐季札亦如此則與當時棄其室而耕異矣
予詳其事書以遺居民毋墮流俗淺見當思季子辭遜

之風功德及邦者深除其妄而正之云

唐隆宣大師開山記

通州狼山寺僧常滿同其徒常真智裒游豫章得巨木五千導江至於京口遇風濤莫知其所後游圌山山通流木盡集鐵和尚五百年相待與老傁指迦葉寺之言符合廼作道場於兹山工未即而寂後人因而成焉余嘗入東霞寺東殿即常滿真身所棲之地號隆宣大師令曰滿菩薩者土人保傅嬰孺有求輒應如僧迦圓應

而名之夫以元和之迎佛骨會昌之廢佛寺通二十六年而毀譽相反若此然其道不知果何如耶常滿之開茲山豈不欲通都大衢闤乃於清閒寂寞之濱謂不如是則非釋師之意也寶歷在元和會昌閒莫之前焉莫之後焉輪奐宮室治田濬井可謂善籌而為悠久地也廣了為惠澤謁記故詳其事使歸而鑱諸石嘉定十五年正月十五日記

四并亭記

唐柳子厚茅亭記獻妍呈媚攬景縈情文之詭異爭麗而予服之有年矣他時粥地百弓傍山水録其記為障此非有志事功而誼乎古寓意物理而悏乎遠者孰得之某之志未遂外舅朱叔碬已先圃之矣叔碬屋後有隙地舊屋三楹楹前去土為池種青白蓮蘘荷菱芡左右列嘉葩名卉又植竹數十梃在墻陰是足以朝游而夕嬉也是足以心休而身逸也叔碬明春秋左氏學嘗試於浙西江東漕以異恩隨鄉里秀彥上春官務端慤

而惡浮巧不阿時好顧禄仕名譽如太空浮雲之去來君子嘉其有守而師友又知名士宜乎守之定也於是取叔暇之辭而記焉其辭曰甲子之秋汎秦淮抵廣陵訪竹西平山舊迹遂飛蓋為州園游登四并亭送目天外雲煙變滅風雨晦冥名之宜矣昔文人思士題寫殆遍名之美者衆所悅也是為顯者設若獨善其身之士安可齊其出處而扳顯者之所有然名之美固人之所慕窮與達各有慕慕在乎此則美在乎此今將架木為

亭結茅而覆其上署額則竊取其名暇時上斯亭寓意物理消遣世慮則祿仕名譽不介介於心逮物理歸於寓徐思事功之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省吾平日所學者畧道其一二名雖同而慕不同窮達之有間也或人云云則告之曰吾美非彼美彼美人知之吾美人不知親服聖賢之書不同小人之歸復以訓子孫一也子孫可教使之從師游二也東郭二頃田稍給伏臘三也亭雖小可以遊覽吾得而有之四也美若是奚窮達之分

而後有所慕耶君子益嘉其有守叔蝦不易其守來年
天子有科詔矣是雖惡浮巧不阿所好乃一主於端慤
冀北之馬群無良焉必有求其良而充世用姑少待至
亭之立名之寓又豈真虛言而已識者推其行藏之合
於道而為賦詩者某未欲盡其語也

犇牛鎮廳壁記

右通直郎賜緋縈君直右迪功郎李君漳以紹興壬子
辛巳監鎮務予蒞職數月見禪鄉院題梁龍祠碑石有

二君姓氏因命工鑱於石以補壁記之逸又見鎮父老言昔兼税朝廷省併是時財用裕而歲額定眎今名色多端大有間矣嘉定十四年十月望邦城張某志

祭樓乇田文

惟公卓犖之行縝密之文父兄師友瞭乎著聞不恃貴冑出處任真不矜已能該綜尚勤舉措近厚撫摩以仁江城牧守蘭省侍君陳二三策心和氣平每期今日堯舜君民宣猷重望名傾縉紳退惟先世辱交最親歲晚

書汗久而愈新公能繼至契誼尤臻紀述官業豈無他
人再拜敬請謂有前因公嚴史筆雅哉典刑青天白日
舉知清明向者小欝今獲大伸感入骨髓詎敢浪云舊
冬入都晉謁賔閣莫瞻俊英徒走踆踆虞水㝡邑鄭鄉
比鄰公嘗涉筆歷二十五春人思德政無非真情深惭
佐理勉繼芳塵公不我棄謦規必頻望公自此位登上
卿望公自此壽開百齡鄉稱前輩朝推老成室則甚邇
浩渺魚鱗誰持訃問遽至江津輤車莅止奠觴躬陳嗚

呼永已慨想平生

祭虞文善冠之文

年月日邦城張某敢以香酒祭於省元千一丈之靈嗚呼平生師友惟道可尊如文善之誠慤某敬心之所存令其已矣往奠一樽